

道德經白話淺釋^{②〇}

陳德陽前人 講述

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(接上期)

人老了，是不是較能洞悉世事無常，紅塵人世間的是非對錯、恩怨情仇也都要盡付笑談之間。當生命即將結束時，心中是否了無牽掛，還是有未了斷的罣礙呢？在生命的盡頭，要學會捨得，捨去我執、我相，才能達無身，這樣就不會「貴大患若身」。

修道的一個理念——不是為自己而活。例如說：求了道，經過真理的薰陶，走過一段修道的里程之後，明白我身也是個法器，自然就會將一生奉獻辦道，代老中分憂、代天宣化、渡化衆生，這樣我有何患！這只是一個法器而已，因此也就不會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

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為上，辱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

何謂「寵辱若驚」前提示過，受寵會目空一切、驕傲自大，會改變初衷，忘掉初志。「寵」就是受人抬愛、讚美，被尊重，故言為「上」。「辱」就是受人欺貶，好像新台幣貶值，被壓低了，故云：寵為上，辱為下。

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「得到寵」會受人家的歌頌、讚譽、讚美，故被寵愛會忘掉自我，偏離自性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；「受辱時」會內心不安不平，怨天尤人，失之若驚，此兩者即稱「寵辱若驚」。要了解既為人身，本就有善惡因緣果報隨身，更何況人心易受環境影響，故未明理前容易受「寵辱若驚」之虞。所幸今在行道路上，受寵要感謝上天慈悲，感謝天恩師德；受辱，一定要自我返觀、檢討反省。

一切是非怨屈也是了冤愆，像子路聞過則喜，舜聞過則拜，所以要很感激行道的路上有寵辱為伴。不行道，就不可能明白如何面對寵辱若驚之方法，可能舊業未消又種新殃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

活在世上，最大的禍患就是有這個肉身，名利得失心太重。在世間之所以會

受到種種的辛苦和折磨，就是因為有肉身；有肉身就開始有對待、得失之心，因此很容易迷失、煩惱、擔心。

如果人能夠看破、看透，知道身體是假我——

身如水上沫，命似當風燭；常須慎四蛇，（地水火風），
持心捨三毒，相見論修道，更莫著淫慾，
淫慾暫時情，長劫入地獄，縱令得出來，
異形人不識，或是成四足，或是總無足。

故要借假修真，「無形的真我」才是最重要的。有身與無身，不是在於身存或身亡之別，而是在於放得下與放不下的心理關鍵。有身這個「有」，就是有形，有身體；只有修道，看破肉身減少煩惱反而得到無身。及吾無身，就是去我相、捨我執、全部都忘掉，就是達到無身的境界；達到無身時，有什麼好擔憂呢？

故貴以身為天下者，可以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者，可以託天下。

貴以身為天下者，大家都很貴重身體，珍惜自己，喜歡受寵、受歌頌、讚美，這是世人的普遍心理；也因為如此便形成了自私、自利的心態。假若有人能把「自貴其身」之心為天下者，讚美全天下的人，視天下之物我同體，這種傑出的大材，因為沒有世俗的自私、我執，這樣的人即可將天下寄託給他，絕對沒有問題。為了行道，移「貴身」而去「貴天下」，便可將化天下眾生的責任寄託給他，此謂「有大德者必受命」也。

愛以身為天下者，可以託天下。

愛，同體大悲，無緣大慈這種心。也就是說：很希望有人愛、慈悲、包容，是世人除了有「自貴其身」外，更有「自愛其身」的觀念。若能把喜歡被人家照顧、被人愛的心，轉而擴大去愛天下的眾生，那麼這時就可以把天下的眾生托靠給他了。

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兒子，以前是一位大賢，在世的時候，因為喜歡讀書，又好佛經，他就把《金剛經》分成三十二分，他分完金剛經，因此不小心觸犯了一條天律，叫做「割裂聖經」，加上他累世的因緣，死後就下地獄了。到了地獄之後，遭受地獄之苦。有一天，他在陽間認識的一個人，因為陽壽已盡，到了地府，昭明太子看到熟悉的人，他很真誠的第一句話就問，他所分的這部金剛經在人間流傳如何？這個人就說：太子啊！就是你把它分成三十二分，有段落，有程序，現在陽間所流傳的就是你所分的金剛經。昭明太子一聽，忍不住萬分喜悅，就說了一句話：如果能夠讓世人方便讀金剛經，那麼願意讀的話，那我願意生生世世永在地獄受苦、受難。你說他的心慈不慈悲？心念一動，一道金光從天而降，直接降到地府，一朵蓮台把他接走了。

如果認為能夠為眾生救苦、救難的會成佛，修道就是這樣的，心中有天，天在你心中，自然會回天。所以，愛以身為天下者，可以託天下。

道紀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；聽之不聞，名曰希；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恍惚。迎之不見其首；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所謂「道紀」就是道的綱紀，是一個主體。好像建屋的基礎、棟樑，製衣的肩領；猶如萬物萬事的樞紐，可以運用無窮，生生不息。是古聖先賢立言的極理，是不可變易的極則。修道要把道紀拿捏得宜，這是道的主體，道的本。

世代有變，但是道紀不變，真理不變，請問母愛有沒有變？沒有變，從原始

到現在，母愛的流露、母愛的情懷，永恒不變。時代進步，世代有變，「道」的真理不變。道紀章讓我們了解，要以不變的「理」來應變化的「數」；不管現象界怎麼變，但我們自性不變，本性良心不可以變，這也是聖人立教救世的一個目的。

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；聽之不聞，名曰希；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

- ①夷：以目視之而無色可見。
- ②希：是少，真色無色，故以耳聽之，而無聲可聞。
- ③搏：取得之意。
- ④微：無形無體，用手捉摸，而無物可得。
- ⑤致詰：詳予探究。

世間之物，凡有形可見、有聲可聽、有質可以捉摸者，皆不足以顯道體之奧妙；所以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：大道本體是虛無的，無聲無相，一點真空而已。但是真空中有「妙有」，因為虛空的地方才能用所有的東西。心必須是虛空的，才能充實道理，因為大道的本體是無色的。「夷」是無色的意思，無色讓你視之不見，像空氣一樣，眼睛想看，看不到。

另一方面大道本體是無聲無息的，世人無法聽到它的聲音，卻又能聽到它種種的顯現，只好勉強取名為「希」，希是無聲的意思。此外大道可大可小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，人們要摸也摸不著，只好勉強稱為「微」，微是無形的意思。

所以凡是有形可見，有聲可聽，有質地可摸，皆不足以顯道的妙體。因此釋迦牟尼佛說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。修道從道體來了解，有形可見、有聲可聽、有質可摸、那不是道的本體。如果修道者想看看好的、聽好聽的、那這個人錯了，是「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，無法修好你的自性。所以大道是無形、無相、無聲的，這三種相合為一體。

（續下期）